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載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擢而寧而終莫之變也。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遽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莫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漿客舍賣一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衆人特為貪美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美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點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怛之疾怙論之安時集於體休

迫之恐欣懼之喜交弱於心蓋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羅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蓋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伯昏者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達此義所在見保矣

○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誠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諛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謂之伯昏者人北面而立教杖處之乎謂之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墮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曹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廢先生既來何不廢藥石之言少無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顧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而為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係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妻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係汝之過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蔣國

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聖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子賢人之間而脫履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妻以害性而莫覺

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適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揚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灑巾擲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睚睚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手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竟然譽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

家客舍也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揚者避客寗厚自裁與則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責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揚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衛自需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揚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眾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觀一燕雖受天下之

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威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揚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眾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眾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睚睚盱盱者乎睚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

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眾人之所惡威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敵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况逆旅之妻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妻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已下者耳
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理常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折大木蠶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生於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沈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強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本強則折強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異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柔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為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己者

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謀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者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連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強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沈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狀不必重重當作明而智重智不必重而狀重聖

人取重智而遺意狀人近重狀而疏重智狀與我重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俾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危儀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披鱗鰓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為肩鷹象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感矣故莊子曰物所齊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龜虎為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異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重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忘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且累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蚺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魘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為同當以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辨音於為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
眾狙之不馴於已也別音先誑之曰與若芋
也芋果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盧曰舍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人最為靈智耳智之尤者為聖為賢才之
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眾狙也

政和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為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為

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
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為智籠故名實

未虧而喜怒為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
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
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闢雞十日而問雞可闢

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感氣者機心聖六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憎物亦莫之
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
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跡於大者則所養不能
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

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
感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

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益施之見宋康王康王踣足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益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涉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然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無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者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益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數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